

水仙花开年到来

文 / 沈嘉禄

老里八早

辣拉我十几个辰光,每到过年一个礼拜,印象最深个就是一片忙碌,屋里向要大扫除,玻璃窗揩清爽,地板用老碱水刷一遍,板壁浪个糊墙纸也要换上新的,种种上蹿下跳个生活,爷娘就交拨我了。另外,上海人家要磨一缸糯米粉,包猪油黑洋酥汤团比干粉细腻,辮个生活我也逃勿脱。阿拉祖籍是浙江绍兴,过年有三只菜是准定要备齐个:水笋烧肉,黄鱼鲞烧肉,黄豆芽烧油条子。水笋用淘米水发好后,也要我切。姆妈一再关照:切得越细越好。其实选个辰光弄堂里自有乡下人推着长板凳来叫唤切水笋个,腔调就跟磨剪刀一样,但是姆妈要省几角银子,叫我切。满满一大砂锅水笋切好,刀但手上起泡,浑身骨头也散脱了。

所有生活停当,养辣一只青花大海碗里个水仙花一声勿响个开了,寒冬腊月光线勿足个后厢房就弥漫起淡淡个幽香。接下来阿爸买来红纸头,裁成长条写春联,伊是照着毛主席诗词写个,写好后要我跟伊一道反复读几遍,生怕写错脱。贴好春联,弄堂里就响起了鞭炮声,我想下楼看闹猛,

被姆妈一把捉牢,要我摊蛋饺。心里一百个勿情愿,唉,我哪能像童工一样苦啊!再一想,四个哥哥齐辣海外地,最远跑到黑龙江跟新疆,过年了,伊拉会勿会回来呢?四个哥哥总有一两个会辣辮一年个春节回来探亲,我也盼望伊拉回来。哥哥回来总会带点土特产,屋里向个小菜也会好一边。晓得伊拉回来了,上海及周边城市个亲戚也更有理由来拜年了。哥哥们(后来再要加上嫂嫂们),我个七大姨八大姑还有堂兄弟表兄弟等等,有辰光正好同一天来,济济一堂,欢声笑语,屋里向个地板辣抖豁,水仙花个叶子也辣抖动。吃饭要开两桌,圆台面摆开要分先后,凳子勿够到邻居屋里去搬。我帮姆妈打下手,顺便偷吃一只蛋饺一块熏鱼,辮是我个福利。到了廿岁出头,我也会烧整桌头个菜了,围单一系神气得很,亲戚伙表扬我烧得“跟饭店里一样”,我个诀窍其实就是多加味精多加油。老酒吃过三巡,大家就会交换各种小道消息,送菜个辰光听到几句,耳朵竖得老高,阿爸事后关照我:“勿要到外头乱话三千啊!”

大家来拜年,吃饭问题还好解决,夜里睡觉就麻烦了。我记得有一年过年屋里向共总有十四个人,一张大床,一张小床,一只圈

楼,再打只地铺,算来算去只摆得平八九个人,还有五六个哪能办?我真替姆妈捏把汗,想勿到她大将风度,照样笑嘻嘻,还吩咐我去烧一锅浆糊,要拿我四个从杭州来个表兄表姐辣辣墙头浪,真是笑煞人。最后,姆妈领伊拉到楼下前厢房去睡,这家邻居正好去乡下过年,姆妈事先跟伊拉要了钥匙。

还有一年,阿拉屋里向来了一个老长辰光勿联系个远房亲戚,听说辣香港发了小财,伊到了上海就住进南京西路华饭店,每夜天14块港币,相当于当时职工平均工资个四分之一,老吓人噢。我跟阿爸去看伊,辮是我第一次走进高级饭店,大气勿敢喘,脚下打飘。进了客房,吃过奶油蛋糕跟仔咖啡,收下见面礼(红包事后要上缴个),有人笃笃敲门,是服务员来送开水,亲戚接过热水瓶,表示“三克油”,随手塞拨伊两块港币。我又吓了一跳,辮是资本主义社会流行个小费嘛!再讲两块港币太结棍啦,当时老虎灶里泡瓶开水不过一分洋钿嘛。更过分个是,阿爸向这位亲戚宣传祖国个大好形势总共花了一个半钟头,服务送了四趟热水,进账八块港币。我真想跳起来跟这位香港亲戚讲:爷叔,开水我去泡,小费依就拨我算了。



陆稿荐的传说

文 / 沈嘉禄
图 / 范生福、范思田

我小时候偏食,爱吃酱肉。哥哥说:“浙江路陆稿荐的酱肉最好吃,母亲就关照车夫去买六块,兄弟三人分来吃。”

为什么陆稿荐的酱肉特别好,陆稿荐这个古怪店名有什么来历?

传说在民国初年,苏州有一个姓陆的在葑门开一爿肉店,兼卖烧熟的酱肉,可是雇用的师傅不懂调

味和火候,烧出来的酱肉既不酥软也无味道,生意冷清。某日,有一烂脚叫花子躺在店门口,身上披条稻草编结的稿荐,冻饿待毙。乐善好施的陆老板好心施舍菜饭,还留他在店内过夜,一连数天。第三天,叫花子离去,留下那条稿荐,老板拿来当柴火烧酱肉,顿时喷香扑鼻,美味可口,吃客争先来购买。肉店从此生意兴隆,陆老板就以陆稿荐为店名,搬到上海来让上海人享口福。

远开一点

在村里人的眼里,经济学是一门高深学问,碰也碰不得。但有个经济学名词——剪刀差,众人还是欢喜讲讲的。因为剪刀家家有,用剪刀来比喻的道理,应该讲得清楚。

有一次,农民问我:“喇叭里常常讲‘剪刀差’,你倒讲讲看,到底啥叫剪刀差?”我读过一点皮毛,就说:“厂里出产的工业品价钱贵,我们田里出产的东西不值钱,两厢里差距像剪刀口一样越张越大,这就是剪刀差。”他们哦了一声。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,也不知他们听懂了没有。

这年春上有一天,大队部发紧急通知,要我们生产队干部去开会,说有重要事情宣布。我们去一听,才晓得是开“涨价会”。那些年,涨价是一件大事情,香烟肥皂涨几分,草纸煤球涨几分,都要事先层层传达,让老老少少都晓得。会后,我们回到村里传达,村民说:“厂里生产的香烟肥皂涨价了,我们生产的粮棉生猪倒不能涨价,这剪刀口是怎么弄的?”

大秋里,我们去镇上菜谷,发现稻谷收购价每担跌了几分,棉花收购价也跌了。就在收购站黑板前,农民说:“工业品又涨价了,农产品又跌价了,这剪刀口不是大得豁边了吗?”

40多年过去,现在雪天里荠菜卖10元一斤,而棉毛衫裤只有20元一套,这“剪刀口”倒是反过来了。

本帮风味

辣俗常生活中,上海人对钱个数量单位,喜欢称块勿喜欢称元,几块钱会比几元钱更加鲜活,如果是辣菜场讨价还价,“几元钱”恐怕是还勿了啥个价个,因为辮勿像是上海人个说法,有点阿乡兮兮【乡下人】。比辮一个数量单位更加值得琢磨个是,辣有50元、100元票面诞生之前,上海人有一个勿知从何时诞生个习惯,辣钱个金额之后,要加一个后缀词:洋钿。勿管数额大小,洋钿两字一定跟辣最后。十块洋钿,一块洋钿,哪怕是角和分,照样是洋钿。话梅,一角洋钿;葱姜,一分洋钿。即使是问价:辮物事几钿【这东西多少钱】?也还是从洋钿简化而来……十元曾经是最上面票面,1965年发行个一套,其中一面是

十块洋钿

文 / 马尚龙

工农兵为首个人民群体画像,被称之为“大团结”,不过辮已经是年轻人个时尚称谓了,对于上海人来讲,“洋钿”才是心中最长久最普遍最温馨个,连说起来都温情脉脉:“洋钿”两字说得快而含混,“洋”个发声勿是“洋”,更加接近于“杏”个沪语,“钿”则是轻轻个“滴”了一下。

全中国,还只有上海是辮能称呼。有笑称大洋个,却听没听说洋钿个。

是勿是上海人与西方文化更加贴近?洋山芋,洋火,洋装……齐有“洋”字相随,上海人对洋货,确实有最高级别个拥有和喜欢。只是被称为“洋钿”个钱,是本国个人民币,绝非外币。真个到了用外币个份上,上海人倒是勿称洋钿了。美

元叫做美金,辣元之上,金额无论大小,单位只有一个:美金,从一美金到一万美金;“美金”两个字,既代表了单位名称也代表了币种,足见当年美元辣上海人心中个霸主地位。美元都勿是洋钿,对人民币何来称洋?到了1980年代,有人出国要到黄牛手里换美元个时候,美元也叫做“美格里”;为了避免被警察罚罪,美元还有一个更加隐晦个名字“绿纸头”——美元票面是绿色基调。

偶尔有一次,我从已故滑稽戏大家姚慕双周柏春个独脚戏《宁波人学英语》中得到一些联想。我记住了辮样子一句:“来是坑,去是狗,一块洋钿温淘笋”。两位艺术家玩弄了一小把中国式英语,将美元单位Dollar比作淘笋,一美元就是

温淘笋。洋钿还真从外币而来。恐怕辣上海人个潜意识里,纸币是舶来品,而美元是硬通货,所以美元就是洋钿,洋钿就是美元。虽然中国辣北宋时期就有了货币,但是真正从流通个意义上来说,纸币还是外来个。银洋钿是个很奇怪个称呼,伊是中国个,多少万两银子,从来是从家族到朝廷个家底,也是开销,却被称之为洋钿,因为银洋钿改变了银子个属性,原先是多少万两银子,银洋钿使银子有了面额,有面额就是洋钿了。去问问昔日个上海小姑娘,出嫁是否会有娘家压箱底个银洋钿,就晓得洋钿辣上海人心里个分量了,也就知道“洋钿”会辮能强烈个渗透到人民币中。

只是有了50元和100元人民币,“洋钿”后缀勿上去了,读起来勿流畅,年轻人也听没洋钿意识了。

闲话闲画

冷天个太阳是珍贵个。到冬日个太阳下面去享受阳光,北方人讲是个晒太阳。上海人勿然,上海闲话讲是晒太阳。晒是一个有味道个词眼,看上去伊有点一动不动,而实际上伊却外静内动,伊辣安静中散发着生命个气息。上海人用到晒个地方还有一个:晒咖啡馆。咖啡馆是一个交际会友个场所。晒辣里向,品品浓香咖啡,看看周围个个人生世界,完全是一副以静制动个姿态。我欢喜晒咖啡馆。

老晚报复刊之初辣九江路靠外滩个一幢老个洋楼里,离大名鼎鼎个中央商场仅百步之遥。中央商场靠南京东路一端有一个上下两层个东海咖啡馆。阿拉报社个一批编辑、记者只要有空点辰光就钻到东海去了。人少个辰光,两知己已躲到靠窗个火车座位上,吃吃咖啡、看看街景。人多个辰光,可以拿几只小方台拼成一条长,天南地北,茄茄山河,吹吹牛皮。东海咖啡馆里最多个是上海滩个一大堆老克勒。伊拉常常是洋装笔挺,头发

吃咖啡孵到东海去

图文 / 阿仁



亮亮、皮鞋亮亮,功架十足。老克勒们对老上海个怀旧辣一言一行、一招一式中散发出来。伊拉拿淮海路叫作霞飞路,拿复兴公园叫作法国公园,拿茄汁浓汤叫作罗宋汤,拿打台球叫作打落袋。老克勒好像还生活辣老底仔个上海滩。就是伊拉

个时髦也是老古董式个派头。伊拉固执得可爱。还有一大群新潮流个脚色孵到东海咖啡馆里来,伊拉是中央商场里占到了摊位个小老板。生意空个辰光,伊拉到此地来攀谈生意经。衣裳从啥地方批来,皮带到啥地方出货。赚铜钿是主旋律。

小老板里女个老板娘不少,伊拉轧了一道更加闹猛。除了谈打扮、谈化妆,打麻将将是伊拉个中心议题:“昨么子我个一副清一色我摸到了绝三万!”“啥个希奇勿煞,我前天大吊车杠开了!”伊个辰光,阿拉还刚刚入门麻将,听伊拉个麻将经就好好听教授上课,一响也勿敢响。

东海咖啡馆个价钱老便宜个。一桌人孵了一个下半天个开勿会超过几十元。大家抢了埋单。三日两头碰了头个顾客也面熟陌生起来,有辰光拼了一只台子吃咖啡,会有老克勒或者小老板替依会钞:“勿要客气,下趟再碰到由依来请客!”后来单位搬到新个大楼去办公了,老地方、老辰光个朋友就走散了。我也是怀旧个,我还寻回到东海去孵脱一歇。咖啡座里已经听没熟人。倒是几个老服务员还记得我:“长远勿见!依个一班写文章,拍照片个朋友呢?”现在中央商场改建,东海咖啡馆也人去楼空了。淡淡个,幽香个咖啡味道仍日拨我一直记得老牢个。唉,怀念。

上期沪语小考答案

1.B;2.D;3.A